

論

語

後

案

論語後案

宦海黃式三學

微子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馬曰微箕二國名子微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也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而見殺也

微箕二國名子微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以皇那二疏言之微箕二國名鄭君以爲是殷家畿內采地名也子野也者殷家畿外三等之爵公侯伯也畿內惟

子爵而設箕二人並念其微之地而子爵也王肅以爲畿外
侯入爲紂卿士此與鄭名立難也微子名啓注以爲紂之庶
兄者是庶母所生之兄也史記殷本紀帝乙長子曰微子啓
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是啓紂異母也鄭
君注尙書云微子與紂同母常生微子母捨未正及生紂時
已得正爲妻也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據呂氏春秋仲冬
紀亦云然也箕子比干紂之諸父皆帝乙之弟鄭君與王肅
注同而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無正文也微子去之皇疏
以爲去殷歸周未足據蔡氏書傳言適周在克殷之後此時
特去位而逃於外其說爲長或謂去王朝而之國則國在畿
內不得言去也爲之奴者專隸之奴也周官司風云其奴男
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裏夏書云奴數殷亦有是制武王
勝殷釋囚在其次
微也或天歎也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與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
同稱仁以其俱在安亂甯民

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嗚乎堯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揚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

之仁

名也惜惻忠誠之心動於內忘禍患之發於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此論比干之諫而不得之矣史記宋世家曰微子數諫紂不聽又曰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大師小師於是大師小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又曰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朱武曹據此曰微箕非不諫也特比干被禍尤烈耳惟其不忍不諫而或去或奴或死諫之時所不及料也故去非潔身以避亂奴非毀身以苟免死非要君以沽名遂不同而心則同故曰仁朱氏之說與何解安亂之義相符式三案此篇記紂隱遯之事而先之以比見殷之凶由於不用賢也稱之曰殷有三仁見殷非無賢也三仁固欲匡君救民者也韓詩外傳十曰管殷王紂殘賊百姓絕逆天道然所

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嚴子忝之箕子，執囚爲奴，比干諫而滅，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

橋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與 孔曰：士師，典獄之官，焉往而不三黜者，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

士師 獄官黜退也。橋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橋下 惠是魯惠公之後，同姓之臣，戀戀於父母之國，宜也。而云焉往不黜，則不恭矣。又觀降志辱身之語，非聖人之所嫌於心也。故以此章與下二章類記之，語不辨而自明。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

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釋 子曰魯三卿季氏爲上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
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何曰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

集注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
此言必非西語夫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
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
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才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
之蓋不繫待之輕重
特以不用而去爾

後 待孔子之待依史記世家作止止對行言謂留之也爾
雅止待也廣雅止待逗也穆天子傳乃命邢侯待攻並者注
待留之也魯語其誰云待之說施正諫作其誰能止之古待
上音詞用通用季孟之閒孔注說用事不用事言是兼位與
權言也集注專以位次言其說與孔氏少異胡氏燭齋曰攷
之春秋叔孫得臣爲亞卿位本在孟氏之上宣公五年得臣
卒僑如尙幼至成公二年始見于經而孟獻子久已爲卿僑
如不得以後來居上故誓爲孟氏屈國語劉康公曰叔孫之

位不若季孟草昭注季孟上卿叔孫下卿是也及僑如出奔叔孫豹馬司馬仍居孟氏之上叔孫婁受三命則又在孟氏之上自後春秋所書率以叔先孟則三桓位次季爲上叔次之孟爲下昭昭然矣周氏申孟孫下卿之說如此式三謂景公於夫子自言留之而已老不能用則季孟之閒以位次之高下言朱子注爲當何氏云聖道難成者本史記世家晏子云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也皇疏景公墓聖不篤末又生悔發此言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國語

孔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

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

國語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案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于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尼與有焉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說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女樂事云仲尼必諫諫必輕絕于魯又云既歸女樂仲尼諫不聽是也陳止之辭史傳不詳而後人遂疑行之甚遽失之也史記魯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皆非定公十二年季桓子受女樂孔子亦此明受女樂爲孔子去之張本而孔子于是年實未去魯俟十三年春郊禘不至而後行是遲遲吾行之證安得謂本魯前無諫女樂事此不言不致贖內事者夫子之行實以女樂故史記所謂彼婦之口可以出舌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皇本孔子下有門字前以本有之門二字誤釋

漢石經何下有而字喪下諫下追下有也字

鳳兮鳳兮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喪已往所行不可從諫止自今以來可追自止辟亂隱居已而已

原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

接與楚人佯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與歌而過其車前也風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與以比孔子而設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亦已止也而語助詞殆危也接與蓋知尊孔子而趣不同者也

高士傳陸通字接與豈說接與楚人也姓陸名通字接與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衰次也衰之本義為草雨衣以其衣次第為之引申為等衰之義左氏桓公三年傳皆有等殺杜注殺衰也攷工說參分其幅之長而殺其一節言其衰小之也此說猶疑其衰而殺當為次淮南子說應謂得衰楚國之殺而平其關稜說山謂上有三衰下有九殺說林聊大小之衰然皆用衰為次之義風待聖君而出周流亂世則為次歎不遇時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據莊子人閒世作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別一義楚狂子尋敬聖人復為聖人防患歎潛時事情詞悲切先儒謂楚狂非常人良是矣衰追為對衰古音以齊線之韻為正已殆為韻已古音韻與改切三面字亦韻

孔子下欲與之言曰吾之不獲與之言

包曰

下下車也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

接輿自以爲是故不欲聞而醉之也

接輿君注下嗣下堂出門見釋文校勘記據此謂上節當
依高麗本作過孔子之門莊子人閭世言孔子適楚楚狂接
輿遊其門也此亦一義莊子載楚狂歌詈云山水自寇齊火
自煎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鏡鏡于潔身避難之意
而已夫子不忍廢君臣之義而又有堅不磷白不緇之德進
退存亡不失其正所欲言者如此或疑狷介之士與言何益
曰天下大事惟恬淡者能任之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此夫子所不忍絕之也韓詩外傳五曰朝廷之士爲疎故入
而不出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返爲名者避汚名屬清操
也其品足嘉矣韓傳又曰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返通移有
常聖也然則聖狂
之異亦可知矣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釋名鄭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耨津濟渡處

釋名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釋名攷工記匠人云耜廣五寸三耜爲耨一耨之伐廣尺深

尺謂之畎此言二人各執一耜並發一尺之士鄒君注據之

明耨耕之所由名此經下有問問兩耜未必並發一尺內之

土也集注云自楚反蔡據史記云夫子去蕞反蔡而問津也

水經注言方城西有黃城山畏長沮桀

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乃子路問津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

曰是知津矣

釋名馬曰言數

周流自知津處

集注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子路御而執轡今下

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後集夫

問彼也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耨而不耨

爾 子曰滔滔者謂流之貌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也何曰士有避人之法有避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爲士從避人之法己之爲士則從避世之法鄭曰擾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律告

爾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爲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擾覆種也亦不告以律

爾 滔滔自據釋文鄭君本作悠悠史記此世家同文選幽通賦引作脣脣李生引曹大家曰惛惛亂貌是朱子注所本攷幽通賦云濁招路以從己兮胡孔氏猶未可安惛惛而不能兮卒隕身序世既朱子注甚賦意之正解也而訓汝者而爾是

約而汝雙聲也舒兩言從是括于路徑之何非山糧漢石
經作擾說文引此亦作擾云摩田器許以物言鄭君云覆種
以人用物言皇疏言植穀之法先散後覆而用以擾也徐氏
說文繫傳布種後以器摩之使土開發歲復合以覆之是也
齊語深耕而疾擾之以待時雨章曰擾摩平也齊民要術曰
古曰擾今日勞耕荒畝以鐵齒鋤錢再循杷之漫擲黍稷勞
亦再駕
義亦同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
而誰與天下有道正不與易也

漢石經無行字見棘野史記世
家引經亦無行字今本因下章

誤義
行字

爾雅曰禮居于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吾自當與此天下
人同羣安能去人從身歟居乎河曰憮然謂其不達己意而
便非己也不與易之言凡天下有道
者某皆不與易也已大而人小故也

包注 憮然猶憮然惜其不諭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還易之目。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包注 避世者視世人皆鳥獸也聖人言人本同類安得絕之以爲必滔滔不可易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

包注 包曰丈人老人也蓀竹器

包注 丈人亦隱者蓀竹器

包注 蓀據邢疏說文引此作蓀云芸田器也今說文作艸田之器也皇本蓀作蓀者疑後人因包注云竹器而誤改从竹邢不辨从艸从竹之異邢氏本當从艸與說文合也史記世家注引包注蓀艸器名也校勘記以今包注之竹字乃艸字之譌

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二
植其杖而芸

爾雅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植五穀
誰爲夫子而索之耶孔曰植倚也除艸曰芸

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賈其
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釋文引鄭君注分猶理皇疏分播植也義用通皇疏植
豎也集注立之之訓本之漢石經植作置據說文植爲植之
或字植植置古字通段氏說文注云置杖于地用菝芸用又
段氏尙書撰異云杖不用何必立之田中但置于地斯已矣
此別一義芸訓本艸依說文類正字菝或字漢石經作
芸香艸之芸借字也以耨薶之除去苗間之穢爲類

又曰月令春食麥夏食菽秋食麻冬食黍中央食稷此
五行象以性分之而爲五時之宜會也周禮疾醫注同此也
職方陳州宜五種注易麻以稻月令出五種注孟子五穀注
史記藝五種皆用此說此農家以種之多青翠之而言五種

也麻種可食者一而稻種多也稻者黏穀也七月耕十月獲
稻爲此春酒月令秫稻或言內則穠肥皆言稻鹽長博以黏
者名稻通言之則秫亦稱稻也稷今之高梁也以其高大似
蘆謂之蘆稷南人承北音呼稷爲稌又謂之蘆稌月令晉種
不入注云晉種爲稷今以北方諸穀播種先後攷之高梁取
先說文稷粟也稌後也稷爲穀長而得稌名以其晉種故也
黍者梁米之一種也梁則今之小米也說文黍禾屬而黏者
也梁爲禾米卽今小米黍乃其屬天穗下取如椎而粒聚黍
穗略如稻而舒散也麻稟實也非油
麻也此本程氏九穀攷段氏說文注

子路拱而立

未知所以答

知其嚮者敬之也

說文拱傲手也皇疏拱脊手也凡脊手男尚左手右手

在內左手在外觀禮弓所言尙左尙右之禮則此拱可知也
曰拱而立者拜則拱手至
地立剛第以拱手爲敬也

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會之見其二子焉

皇說殺雞爲膳作黍飯而會子路也丈人知子路是賢故又以二兒見于子路也一說見其二子焉五字當在三則行矣下猶簡在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也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告之以減其跡亦接與之意也

夫子偁丈人爲隱者必困子路之告知其有利濟天下之具而隱蔽不出也蓋其人高出於沮溺之流矣焦里堂非隱篇云沮溺丈人自知不能認人家闕托迹山林以匿其拙故立異編世苦節獨行則有餘出而操天下之柄則不足耕而食豐而飲分也出則爲殷浩房瑄貽笑天下焦氏之論未折中於夫子之得料矣焦氏又云至則行矣丈人亦偶出下

在曰此言是也焦氏引陳天祥四書釋疑云丈人既欲自戚其跡則不當止子路宿於其家而又見其二子也又云子路乃路行過客既已辭去安能知其必復來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夭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漢石經廢之下有也字潔作絮見錄釋

鄭曰雷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也孔曰言女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即包曰倫道理也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不必自己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己知之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孺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變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

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本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惑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爲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爲通故濁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剛決性命之情以饜富貴此二者皆或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由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皇宗申注謂子路匿此語以與丈人之二子令其父還述之也集注所據福州本子路下有反子二字或係後人妄增之耳義者事之宜也古人度事之宜而立爲君臣世無君臣豈復得事之宜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管丈人之廢義而亂倫也道謂先王禮樂政教設爲萬世常行之道者也已知其不行者世不見用還已否也知道道不行而行其義者君臣之義本天性中之所向具盡其性以事天不敢違諉爲天運之否也聖人事天如事親知道不行而周流刻鵠正如孝子不得乎親而來親之庶幾果求之而仍不能底諒乃限於教之無如何而來其底諒之心未嘗已也若丈人者親不能底諒

而聽之者也故夫子曰亂倫孟子云義之於君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與此章意相合後儒於此章道義之說或膠葛或矛盾
矣不可從

逸民伯奢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真

逸民者節行超逸也包

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

真

逸道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

同隨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運東夷人

真

逸民之逸集解以節行超逸言是謂逸為軼不如从朱

子注說文佚佚民也是許氏所見本正作佚漢石經下節夸

逸作佚見隸釋知此節必作佚孟子遺佚不怨之佚為此正

字而勞逸字為假借也虞仲注謂即仲雍者據左氏傳公五

季傳云太僕虞仲太王之昭漢書地理志祠史記秦伯世家

云武王克殷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

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是為虞仲後儒或據

史記者以次在夷齊後也梁驪北云琴伯之弟為吳仲周章

之弟爲虞仲二人皆已爲君不得在逸民列虞仲乃逸民之不可攷者也夷逸朱張注謂不見經傳以二人不見事實也廣博物志引尸子夷逸者夷橈諸之後或勸其仕曰吾嘗聞牛脩服梔以耕於野不忍被糞入廟而爲犧此夷逸爲逸民之証也顏氏漢書注以虞仲竄於蠻夸而逸不以夷逸爲人姓名疏家引王弼說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今序六人而闕朱張者明取舍與己同朱子以此說與末節相背不敢據也據釋文鄭作侏張侏隊留反郝仲與云朱張猶書之譌張卽陽狂也枝勘記以許譌張本或作侏張或作侏張朱周一聲之轉鄭注作者七人不數夷逸朱張知不以爲人名也注以少連爲東夸人者見禮記雜記下云大連小連善居魯東夷之子也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鄭曰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

後案此夫子贊夷齊之立心制行不爲世所屈辱鄭君注承上逸民而言是也孟子言伯夷不以賢事不肖此夷齊之不

可及亦夷
齊之隘與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真 孔曰但能言慮倫

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

集注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

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攷然記稱其善居器三日不怠三
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
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釋 行中慮韓詩外傳五作行
中慮集注引記文見禮雜記下

謂柳下惠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釋文廢鄭作發動貌

真 包曰放言也不復言也務馬曰清純

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

集注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

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後漢書陳寔傳論放言爲高李注云枚肆其言不拘餘制也論語云隱居放言是放訓放縱古有是說包氏訓放爲置王氏困學紀聞引左傳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其然足以容以證包注身中清史記世家作行中清朱武曹掾之云行別潔清廢則通變行與廢對其義自協集注云仲雍斷髮文身文身者以鍼刺皮爲文也淮南子秦族訓夫刻肌膚鑿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也高注越人以篋刺皮爲龍文所以爲尊榮之也禮王制鄭君注亦同斷髮者如刑人之太髮論衡四諱篇秦伯曰吾之吳越與越之俗斷髮文身刑餘之人不可以爲宗廟社稷之主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傳馬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惟義所在也

傳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汚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夸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逐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小遠雖降

志而不任己雖身而不未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夸逸遯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污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疵可棄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論夸惠亦必以孔子斷之後漢書黃瓊傳注引此經又引鄭注曰不爲夷齊之清也後漢書黃瓊傳注引此經又引鄭注曰不爲夷齊之清不爲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馬注亦合

近解謂聖人無是非可否之心大謬

齊又曰夷齊之說國夫子之所許也固義不受而卒即位焉何不可也惡惡色之不與與夫夫子之所許也諸侯善詞命以至而受之何不可也韓詩外傳一曰廉潔直方雖居鄰里若坐塗炭命入朝廷如赴湯火是礪仁也又曰仁廉則其德不辱是伯夷叔齊之行也又曰礪仁雖下然聖人不廢者匡民遷恬有在是中也韓詩論齊齊見夷齊之賢與聖人之所不爲柳下惠降志辱身與聖人既異其三惡不去遂謂焉往不惡此孟子之所謂不恭蓋玩世之心堅矣聖人

亦無是也。以比推之，望人與逸民異者可見。

大師擊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繚 孔曰：亞，大也。次飯，美也。擊，干持名也。曰三飯、四飯，樂名。各全具師，總數皆名也。

亞飯 大師，管樂官之長，擊其名也。亞飯。

以下以樂侑會之官，干繚，缺皆名也。

白虎通禮樂篇曰：王者平且會，少勝之始也。喪會，太湯之始也。饋會，少陰之始也。暮會，太陰之始也。繚引此經又申之曰：饋，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身之差也。摠之樂官，自亞飯以下，凡三飯或曰，魯自有四飯，故有四飯之名。其不記初飯者，匿不去也。或曰：初飯，不侑也。無其官也。周官大司樂，王大會，三侑，皆命。奏鐘鼓，則天子四會，而平且亦無樂也。疏：秋農引由禮三飯，延客會，截玉藻飯，煖者三飯也。公會大夫禮三飯，以清醬，以至飯三飯，四飯為一會中之儀。節天子者，祭日事以樂，其大食則有三侑，初會不得有侑。亞飯，則一侑三飯。四飯則二三侑式。三樂，儀禮特牲，有九飯，少半十一飯。鄭注。

注云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此禮之以多爲貴者而禮器指爲告飽之數則以禮致之一炗告飽待勸之乃更煖天子禮也此魯侯禮而再飯有脩豈用天子禮歟

後又曰漢書人表敘太師摯八人於股紂時顏注云鄭元以爲周平王時人非也禮樂志又云股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婁亂正聲樂官師曁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適河海顏注引此經全章以證而又申之曰云諸國者追繫其地非爲當時已有國名而說論語者乃以爲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斯亦未允也夫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校其是非不可偏據式三謂以請說較之孔子國注指魯臣者爲長顏氏謂舊說不可偏據固讀書之一法列其說以備稽焉

董子策對曰至於股紂殺戮賢知守職之人皆奔逃逃入於河海人表正有所本顏氏於董子傳注亦引此經吳斗南云按商本紀紂也抱樂器而奔者大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三人於師摯八人之後誤合用事爲一

鼓方叔入于河

包曰鼓擊鼓者方叔名入謂居其河內

集註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潑武入于漢

說釋文本作
魏皇本作鞞

集註 孔曰播

搖也武名也

集註 播搖也鞞小鼓用筋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筋可遠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集註 孔曰魯哀公時禮壞樂

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也

集註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
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遯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
未章仿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
伶人護工織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
敵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
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少師陽或謂邵商本紀之少師張陽冠河音然未可信也夫子所學鼓琴之師襄據史記世家是衛臣淮南子主術訓孔子學鼓琴於師襄高注云魯大師家語辯樂篇撮拾史記世家及韓詩外傳語而增竄之巨吾雖以孳孳爲官然能於琴二語無倫次此王肅僞撰之語也集注本之

後又曰金吉甫曰此段初嘗疑之及見唐史安祿山亂使梨園弟子奏樂若雷海清擊皆毀樂器被殺而不悔彼俗樂尙能如此况識先王之正樂乎諸子既識先王之正樂決不肯入侑于季氏歌雍于三家爲僇侈伶人矣故皆去之式三史史記禮書云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入河海據禮書是數子有受業於夫子者矣

公三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
則不棄也無亦備子一人

孔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也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以用也怨不見聽用也大故謂惡逆之事也

陸氏本作弛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
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
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
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嘗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
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親筆解以為指親近之賢人非也大臣謂德位兼隆者
也三國志杜恕傳引周公戒魯公曰無使大臣怨何不已武
慮谷謂何與呵通今本作乎乎即呼嗟之義古鐘鼎款識呼
皆省口漢書宣元六王傳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
備於一人引經多一可字無作毋司馬君實曰人之材性各
有所能雖皋夔稷契止能各守一官况於眾人安可求備故
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然則無求備之義亦大矣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駟

包曰周時四乳生八

子皆為顯士故記之耳

集注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孔而生八子也然不可攷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擊八士既皆併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各有倦倦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此而已哉

詩 恩齊疏引鄭君注以八士爲周公相成王時所生釋文八士鄭云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時集注二說之所本也周氏燭齋曰晉語文王詢于八虞賈逵注周八士皆在虞官卽引論語爲證周書和寤解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孔晁注八士武王賢臣則又爲文武時人春秋繁露郊祭篇云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所以興周國以董子輿周之言攷之當在文武時周書克殷解命南宮伯達遷九鼎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而南宮适見尚書君奭篇又宣和博古圖有南宮仲故說者請八士皆南宮氏似爲得之然國語詢八虞下又云謀于南宮則南宮不在八虞之數

受業王于謨校字

論語後案

定海黃式三學

子張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恩義祭恩撤喪息其可已矣

釋 孔曰致

命不愛其身

釋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投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釋 其可已矣資士必全四者之大節也呂伯恭曰可者

釋 其之解言能盡行此數事庶可爲士非曰可以止也

釋 孔曰古

無所輕重

子張十九

魯文公

與有匪得而守之太狹則隘孤有所聞而信

之不滿則道廢焉能為有無猶言不足為輕重

皇皇誠厚也依朱子說屬宜訓固言人自守一得而量

不大既信此道而志不固也凡物以厚而固一義之引伸耳

孔云無所輕重者世有此人不足為

重世無此人亦不足為輕義見皇疏

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

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

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

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拒作距見諫釋漢石經殘字

與孔曰問交問與人交接之道也

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

與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讓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萬之
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

人然損友亦所當
遊乎者不可不察

後包言交交泛交之異者將欲締友以輔仁而以己交入
當縛擇其可夫子所以言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明取舍之準
也人之納交于己者雖非賢非善而容受之遂來交請益之
心所以廣教育無激濁揚清之弊亦所以免鈞黨也子張云
異乎吾所聞欲以所聞之異補子
夏之所未備蓋慮其拒之大峻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後小道謂異端也

包曰泥難不通也

後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眾技
澄目目口鼻皆有所用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
矣故君子
不爲也

後漢書蔡邕傳引經李注引鄭君注云小道如今諸子
書也泥網滯陷不通也鄭君以諸子爲小道者謂其說以有

所偏而小者也。集注引楊氏說：本莊子天下篇亦拒於子言也。何注以小道爲異端，何意以異端之合道者小也？家直卿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遠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猶可施之近異者，則不可以頃刻而施也。此申朱子注較何注也。淮南子繆稱訓曰：鵲巢知風之所起，獾穴知水之高，下暉目知晏陰，諧知雨爲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由說未可與廣慮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集解 孔曰：日知所亡，日知其所未聞。

集注 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亡者，日所未知也。能所已知也。學謂讀書也。所未知者，日討論之所已知者。月溫煇之讀書之法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集解 孔曰：博學而篤志，廣學而厚識之也。何曰：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而未悟之事也。近思者近思於己所能及之事也。

若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學者不精於所思者不解也

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泛而遠思則勞而無功

程子志識通記也見後漢章帝紀引此經李注世自以仁心待人而施之轉受其害者必博學以求仁術也既學仁術矣而必堅以記之以俟行之也而又虛求之廣遠也于切近者問之思之所觸能近取譬也此雖未必宏拯濟之膏而真誠惻怛之念實已操存于一己矣故曰仁在其中凡言在其中者事不必盡然而舉其能然者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包曰言百工處其肆則

事成猶君子學以致其道

釋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于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于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

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釋謂百工之成必居肆者循高曾之規矩其心安不見異而遷也君子欲致其道不在安心于廢書藉古哉掠經緯義如比或曰學學校也游息有所肆習有業及校有法如工之有肆然其義亦通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釋

孔曰文飾

其過不言情實

釋文飾之也小人憚于改過而

不憚于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國政正也

集注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後案 此言人之接君子如是其不同也。儼然者莊也。就其軌與之交非徒遙望之也。溫和煦也。凡人遙望君子之容貌者未與之也。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必以君子爲未必和煦也。及其就與之交則心氣粹醇情意親厚以君子爲和煦可變幾忘乎君子之可畏矣。然與之講論道義則有持之必正守之甚嚴者。交情以和厚爲主而道義則不可寬。德也。望之也。之矣。德言其變如此。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論語集注卷之五

厲猶病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
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

注言誠意惻怛者見己以信施於人始誠意交孚也
與諫必俟其信者所謂阿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
所服也程伯子不容于時自謂己學未至誠意不能動人程
叔子曰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滯
虛濬政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
哀誠意之感而入也注意如此式三謂君子必積其誠兼觀
其時信與未信已
與人分受其責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孔曰閑猶法也小德不
能踰法故曰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
人能先立乎其長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

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美學者詳之

卷孔注出入可也適顯失之皇疏大德大賢以上也上德之人常不踰越法則也小德中賢以下也其立德不能恆全有時蹇至有時不及故曰出入也不實其備故曰可也皇氏此疏近解多从之矣式三謂可也句統貫上兩句言大節能不踰闕小節有出入其人固足嘉也荀子王制篇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韓詩外傳二說苑八引此以士之中道相見不由介紹為小德之出入語意正同吳氏昔經不善於讀經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釋文洒也買反又所綺反
正作灑經典相取作洒

包曰言子夏弟子但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

子游子游讓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目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曾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

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傳子曰噫心不平之聲包曰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馬曰區以別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吉學當以次也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灑掃而已也孔曰終始如一

惟聖人可

倦如誦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概以高且遠者強而誦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

後故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三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
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
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
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弟
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爲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
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
與弟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卽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
在此也。

後 君子之道言教人之道也。誣當作轉。僭作憊。誣據漢書
辭宜傳引此作憊。注引蘇林曰憊同也。兼也。言君子之教人
焉可遠兼之也。洒掃應對進退禮儀之不容闕者也。學者于
日用動靜先以儉節爲持循服習有素能存其敬遜之心而
後可示以成德之方
焉此不能遠兼之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馬曰仕優則學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也

通 遇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以及其餘然立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豈深學而仕則所以

驗其學者益資

通 優猶饒足也仕事已優饒則學也學功已優饒則仕也邪疏優閒之說失之

子游曰藝致乎衰而止

孔曰致

不減性也

通 楊氏曰藝與其易也甯戚不若禮不足而良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三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畧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案 孔注所引致不減性孝經文性猶生也此解經文止字之義言良不可過也崔子鍾曰致乎良而止言無所不以其

情而後已也是故擻悼哀之發於心者也饒黑拊歸之發
于容體者也粥與水哀之發於飲食者也齊斬哀之發于衣
服者也苦出哀之發于居處者也致云者推而極
之也式三祭禮禮弓致喪三年義正同崔氏說是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包曰言子張容儀之難及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測但之意

難能也言其爲所難爲也以一介儒生欲
行非常之仁失近取之方而實澤未必能周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鄭曰言子張容

儀盛而於仁遺薄也

堂堂容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轉而爲仁亦不能
有以備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
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甯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

○禮衛將弔文子篇曰業功不伐貨位不善不備可侮不
佚可佚不敖無告昆頤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
可能也其不傲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
子以其仁爲大也據禮樂之言頤孫氏之仁夫子許之然則
上章言未仁者爲所難爲卒未免有所疏
目此亦言其仁之大而難與並爲之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者也緣釋
漢石經殘

字作
也者

○馬曰言人雖未能自致

盡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

○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
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傳通馬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諫
聞之中父臣及父政雖不善者不忍改之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
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
之爲

難

孟獻子之政與臣如作三單而臣其子弟之半如用秦
董父爲右兄春秋傳又晉語趙簡子曰孟獻子有門臣五人
皆是春秋宣公九年孟獻子始見于經越五十七年至襄公
十九年卒越四年莊子亦卒襄公十六年傳言莊子徵齊侯
而去之十八年傳言莊子伐齊斬榘爲公琴是時或獻子作
老致仕莊子代父爲卿曾子稱其不改是父在父沒俱不改
也春秋經傳載莊子父喪未練赴
會帥師然則事有所不得已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

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矜漢石經作矜見隸釋
論術雷虛引矜作憐

包曰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官馬曰民之離散爲輕
源犯法乃上之所爲非民之過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
也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
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于不得已
則陷于不知也故得
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馬注非民之過
當云非徒民之過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

惡皆歸焉

孔曰紂爲不善以塞天下後世
情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汗賤之實
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

于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紂紂名受德書立政其在受德啓逸周書克殷股末孫受德呂不韋仲冬紀其次受德書疏或言受或言受德呼有單復爾又稱帝辛者廟主之號也其謂之紂者天下惡其惡呼受爲紂史記是謂帝辛天下謂之紂注引禮法曰殘義損善曰紂殷無道注引之者見天下惡之以紂名之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更孔曰更改也

更皇本會作像云日月之蝕非日月故爲君子之過非君子故爲故云如日月之蝕也過也人皆見之者日月之蝕人並見之君子有過不隱人亦見之也更也人皆仰之者日月蝕罷改闕更明則天下皆並瞻仰君子之德亦不以先過爲

累也陸敬輿曰虧而能復無損于明過而能改不累于德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馬曰朝衛大夫也

公孫朝衛大夫

有武城尹公孫朝見哀公十七年傳鄭子產有弟公孫朝見列子楊朱篇故言衛以別猶之僑衛公

子荆以利子魯哀公庶子公子荆耳

又曰孝經疏云劉歆張禹以爲仲者中也尼者和也孔子有中和之德故曰仲尼禮弓魯哀公誅孔子注云尼父因其字以爲之禮禮疏曰仲尼禮弓魯哀公誅孔子注云尼父信而可徵論語一書惟此下四章傳仲尼四章連次篇末且有其次也哀之文必俱係孔子既卒後語合中庸孝經觀之則尼誠孔子謚矣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

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嘗師之有

石
經

作謀職作志案說文無志字用官保章氏鄭君注志古文識是古志識一字也

以禮孔子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

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

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禮樂文章皆是也

禮樂文章皆是也

禮樂文章皆是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武 武曰魯大夫叔孫州仇也武疆也

武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魯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

家之好

與 與

與 與

與 窺是 本通禪文本宋石經皆作闕宮牆猶古罔牆爾雅
大山宮小山霍注云宮謂國統之宮大記父母之室居倚廬
君爲虛宮之注云宮謂國障之備行云間有一畝之宮注云
宮謂牆垣也則宮天子宮要路庚軒縣宮亦周國之義也好
美也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包 包曰

七尺曰仞

釋文 七尺曰初不入其門則不見
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後案 段懋堂曰諸家之說俱也王肅趙岐王逸曹操李荃顏師古房元齡鮑彪諸人並曰八尺而鄭氏周禮儀禮注高誘注呂氏春秋王逸注大招招魂李謐明堂制度論郭璞注司馬相如賦陸德明莊子釋文則皆謂七尺程瑤田曰揚雄方言云度廣曰尋杜預左傳保溝濫注度廣曰休二書皆言人仰兩手以度物之名而尋必八尺休必七尺者何也同一伸手度物而廣深用之其勢自不得不異人長八尺伸兩手亦八尺用以度廣其勢全伸而不屈而用之以度深則必上下其左右手而側其身焉身側則胃與所度之物不能相摩于是用手不能全伸而成弧之形弧而求其弦以爲休必不能八尺故七尺曰休亦其勢然也據段氏引程說以證七尺曰休則此包注以度高言之與度深同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集解

包曰夫子謂武叔

釋文

此夫子指武叔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邱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于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釋

言人雖自絕棄於日月其何

能傷之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

釋

無以爲言無用爲此土高曰邱大阜曰陵日月踰其

至高自絕謂以絕毀自絕于孔子多與賦同適也不知量謂

不自知

其分量

釋

適足也引申爲適義詳見王氏經傳釋詞邢疏古人

多賦同音發二十九季左傳多見疏也履歷本作賦見疏解

云賦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式三韻多賦卽字賦支部字

不得言古人同音左傳多作賦是多表同轉各本異文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于子乎

敬推遜其師也
為恭謂為恭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黃子
言不謹言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階階為階步梯亦為階階有級可循者也夫子之不可階升如下節所言是據德之發著者以嚴之也集注云化不可為義見顏淵喟然章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樂其歿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孔子曰得邦家謂為諸侯及卿大夫綏安也言孔子為政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

剛莫不和雖故能生

剛柔顯成則哀痛

集注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謂如恻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益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擬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其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卷之九 暨鐵論備胡曰古者君子立仁修義以殺其民故邇者習善遠者順之是以孔子任于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幾遠當世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鄭境之忠強臣變而忠順故季桓墜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鄭謹龜陰之田故為政以德所欲不來而自得顯鐵論得其事實聖人化人以德德盛則化捷學者求聖人之神化當徵其實又大戴禮五義篇論聖人之德與武章相符

受業王子漢枝字

論語後案

定海賁式三學

堯曰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困窮

厯數謂列天也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

言爲

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

國祚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也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

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

四海之人困窮則君

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困窮

數之在躬儘足以順天也祿之永終不能之逆天也

注義如此三國志魏文帝紀在引款帝傳曰漢歷世二十有

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三綱不立又明帝紀在引

獻帝傳曰山濤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又曰帝堯授位明堂

退終天祿是朱子注所本也包注以困窮爲靡極以永終爲綿延之辭段氏說文注申包說以困謂極盡經中凡言困勉因苦皆極盡之義則此因窮爲君德充塞宇宙橫被四夷之意也說苑辨物篇引經少天祿永終句是以困窮爲充塞之義也史記三王世家漢書武五子傳註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又敘傳叔皮王命論云福祿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是以永終爲綿延之義也書金縢惟永終是圖易君子以永終知敝其義正同允洲信猶語同之誠也王伯申以允爲語詞用之

舜亦以命禹

集注 孔曰舜亦以

堯命己之辭命禹

集注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

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比加詳

後注 今天大禹謨僞書也危微精一數語本荀子解蔽篇引道經語作僞者采入之程朱二子信此以闢發執中之

曰予小子服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

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罪當作辜

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尙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皇太后君也大大君布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朕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也包曰有罪不敢赦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也何曰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也

此引商書湯誓之辭蓋湯既伐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元牡夏尙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己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己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爲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孔注以此爲伐桀告天之辭也履爲湯名者湯字履名也見史記注引張晏說又案履曰湯名履又稱天乙者

周云夏殷之禮生朝王亦稱廟主皆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
段人尊湯故曰天乙張謙之說近是而禮指之廟立之主曰
帝是張氏本也景暉北史記志疑據路史發揮注成湯猶云
成周以地爲號曰天乙者商例以生日名子質也曰履者別
殷嘉名文也告天曰履此名非有大典禮不用也此別一說
帝臣猶言天民也墨子引作有善不敢蔽以訓詁代經也簡
澹夫論引作東簡在檢察也言天心之福善禍淫昭然不爽
而有罪不赦帝臣不赦檢察夫天心之怒然所謂天命天討
也以與也孔注說臣以萬方之罪爲在朕者萬方之事己不
敢辭其責此王者之實心王者之大量也墨子引此以爲大
早告天之辭者呂覽云湯滅夏

以回早甚大早正伐桀時也

圖說又曰此文今在湯誥爲克夏至亳誦告之辭而孔注云
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者孔注以湯誓之文有散佚之句墨
子引之而今采入湯誥者可顯然證其爲僞也王西莊曰安
國覲得堯中古文且爲作傳如今本果真則何以明明克夏
路老告萬方而反云將伐桀而告天明明湯誥而反云湯誓
且明明在尚書而反遠引墨子以爲據安國論語注河之集

解采之確然可信晏所采可信則今本尚書之
奚辨哉且周語丙史過曰其在湯誓余一人有罪
萬夫有罪在予一人章昭注云湯誓商誓伐桀之誓也今湯
誓無此言則已數凶矣然則此節爲湯誓之逸文而非湯誓
安國論語注
確不可易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釋周周家賚賜也言周家受天

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足也

釋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於四海見周
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時序云賚所以錫予善
人益本

釋彙注據詩序以大封爲大賚也其曰富者卽祿以馭富
之謂傳曰善人富弔之賞也王氏困學紀聞云五福言富不
言貴先王之世貨者始
富此富字之義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傳曰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
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

此周書蔡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
言紂至則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予一人猶諸侯之稱寡人也白虎通說
稱一人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可此文
今在偽泰誓篇集注所引卽偽書之偽孔傳而孔氏此注指
爲既誅管蔡後所作與偽傳迥殊今偽傳云少仁人朱子引
作多所見
本異也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包曰權
秤也量斗斛

果注權稱錘也量斗斛也
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法度 漢書律曆志引經修法度注云法度丈尺也聞百計釋地亦以此度爲斤之度式三謂五度爲度引伸之凡制之有限節者皆謂之法度天生人而有度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聖人因此分短長大小而制之爲法度法度者禮儀之總名也邢疏法度謂車服旌旗之禮儀也審之使貴賤有別無僭僞也此爲得之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釋義 興滅繼絕謂封共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例 據五經異義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會世祿王制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正義引異義據尚書世選爾勞詩不顯亦世孟子仕者世祿與此經繼絕世爲世祿之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蒞禮天子封諸侯以國諸侯賜大夫以族天子不滅同諸侯不滅族其身有罪宜廢者選其親而賢者更紹立之論語所云興滅國繼絕世者謂此也疏以國世分言與義合班固功臣侯袁引杜業說云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三安立區國絕世亡國分言疑亦同計氏之說韓詩外

漢八曰古者天子爲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絕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典滅國絕世也據韓傳之文當以繼絕世爲受采與滅國爲受封國矣或曰上言大資卽大封此又言與滅國然則封建固聖人之意乎曰此聖人之公心也馬賁與謂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行封建是也天子出以公心其始封也選賢與能其既封也無忌疏畏偏之弊所謂有關雎麟趾之意而行周官之法度也不則其禍大矣

所重民會喪祭

集註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會喪祭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

集註武成曰重民

五教惟會喪祭

集註禘解以民會喪祭爲四事集注所引僞武成文以會喪祭三者爲民事所重於文自順

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信則人任焉漢石經無此句皇本高麗本同

集解孔曰政言政教公平則說矣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

論語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之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皇疏謹權量以下統言二帝三王所修之政同也漢序曆志引謹權量節文公羊傳宣公十七年注漢書外戚侯爽注文選逸民傳論用都賦序各注引典滅國節文漢書藝文志引所重民會器祭皆以爲孔子之言堯後王之法也朱子以末節爲通論帝王之事也式三案此經所言專罪己務用賢順民心三者雖舉言之此帝王之所同百世莫能易也易之則殆矣伊子厚謂此經所記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或是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

魯論孔曰

屏除也

魯論中庸哀公問政及此經答爲邦答問政各章夫子之論治大綱條目可以見矣

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聖人遠人爲政者之所欲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政者之所欲也汲黯謂漢武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汲黯所謂欲者即貪之謂與此言欲不同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

不費乎

禮記

王曰利民

在政更費於財

禮記

因順也定氏引禮選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

謝靈運則因四時之和因原隰之利因五方之財以阜物以

厚生也

甚也

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

禮記

說周官役法擇事擇人與校考事之豐凶時之緩急皆

擇也且擇可勞而勞者其所勞之事大半利歸於民者耳又

雜

恐

欲仁而得仁又焉食

論語

志不在仁而利求所得者食也君子之欲仁也以天下

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亦無歎於仁之中也其得仁也正德厚

生無不和柔遠能邇無不服慤其
行仁之意也蓋始終一於仁而已

君子無狀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

國語 凡曰言君子

不以寡小而慢也

以寡爲可慢詎知恐不在寡匹夫能勝予也以小爲可
慢詎知事變所生不顯山而積垤也此其故由於驕而其終
至於
不泰

乎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

國語 威成可畏者見侮於人而必以猛加之君子則威而已
也徐偉長中論法象篇引此經感而不猛而中之曰詩云威
爾威、懷淮民之則莫之測者凶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而
致恐乎人患己之卑而不知所以然哀哉又曰君子口無欺

詭之言言必有防身無諛諛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
得而諛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德行行於
困門不謙論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書
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况得意而行於天下者乎唐
堯之帝尤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
王孤喪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若言下觀而化也

子張曰何謂凶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

樂生 虐用

殘酷不仁

不或祝成謂之暴

馬曰不循戒而責目前成爲祝成也

與遂 遂謂卒遽無漸

爾雅 祝成 詩外傳三說 苑說 叢書引作 武成 爾雅日出而風爲暴 正粹述之義

慢令致期謂之賊

信 子曰與民無信而虛刻期也

信 致期刻期也誠者切實之意礙於非而

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怪賦害之也

信 孔注以慢爲無信是慢爲慢侮之義以致期爲虛刻期

致爲遲延之義集注慢訓緩則遲延之義也故以致期爲刻期

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依說文納係淫兒內人也皇本作內古本當作內或川借字

信 子曰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吝於出納

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

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

不愾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初恐弗能乎卒以取

肢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

信 史記淮陰侯傳作印初恐弗能乎注用漢書也

信 史記淮陰侯傳作印初恐弗能乎注用漢書也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本或無孔子釋文曰

論無此章今從古

孔曰命謂

窮達之分也

集注 陸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

程 孔說程注皆以數命言也華解云命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非止窮達韓詩外傳曰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法固也大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乎是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蓋子對策曰明乎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賤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韓蓋二子之說亦以性命言也式三期人不安於窮達之數者必任其仁義之性知性之賦於天者以遠道之逆天心自不行險以徼幸性命數命非哉然二事也詳見前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遠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詳見立於禮諸節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則別其是非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請得無怠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焉可用不幾於倚壁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宜於口筆於書皆言也不知言之善惡言之醇駁言之淺深皆不知也不知今人誤交之誤用之焉於可交可用者轉失之也不知古人誤承其言誤師其法焉於宜承宜師者反棄之也以辭危而知使平以辭易而知使傾以憑枝多游而却叛疑譏誣孔子之知言也以詖淫邪遁而知其蔽陷靡知其生心害政發政害事孟子之知言也不知言以孔子為佞以孟子為好辯矣此不知言之尤者也

受業王子謙校字

論語後案自敘

論語之始出於秦火後也曰魯論曰齊論曰古論篇目不同文字亦異學者各守師說不合不公自張子文兼讀齊魯采獲所安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其後鄭君康成就魯論篇章攷之齊古以爲之注當時尤貴之魏末何平叔與夏侯太初荀奉倩王輔嗣之徒競爲清談祖尚虛無叟所譏酷嗜老莊以六經爲糟粕者也而作集解以行於世晉宋齊梁媚佛成俗聖教不明儒者偕老莊之學以譯釋典復援聖經賢傳以文飾之其始以儒亂釋其終遂以釋亂儒皇氏義疏黜鄭君之注而宗何

有由來矣邢氏疏祇刪皇氏之疏而就簡耳自朱子注既出六
百餘年之儒說羣奉正宗後之人補輯鄭君之遺逸考校何氏
之異同紛紛籍籍各明嫡家卒未聞有繼漢軼魏實能駕朱子
上者則朱子之所得大且多雖愚者亦能臆測而知之也雖然
漢魏諸說之醇有存於何氏之解皇邢之疏及陸氏釋文諸書
而不可盡廢者諸經注疏與子史中祿引經文及諸說解有可
拾其遺而補其闕者元明數百年遵朱子注有能發明之而糾
正之者近日大儒實事求是各盡所長有考異文者精訓詁者
辨聲類者稽制度名物者誤聖賢事蹟者有考論身心辨析王

霸學務見其大者有不惑於老釋復明析於儒之近老釋學務
得其正者凡此古今儒說之會萃苟有神於經義雖異於漢鄭
君宋朱子猶宜擇是而存之試士者或遵一說以範舉業或亦
不盡拘况說經何可拘哉式三不揣固陋探討各注體六經真
師不可偏據之意過而黜之不如過而存之於是廣收眾說閒
均己意書成名之曰後案夫近日之學宗漢宗宋判分兩戒是
賢所采獲上自漢魏下逮元明以及時賢意豈主爲調人說必
備乎歟是區區之忱端在於此而分門別戶之見不畧存也願
惟聖道閎深經緒紛蹟人之精力學問各有限量奚以終窳尚

有疏略俟諸來哲如積薪爾丙申正月黃式三薇香言叙
稽生論語後案叙

論語注之傳者朱子爲醇天下之公言也前後儒說之異者宜
擇是而從亦公言也余四兄檄香於程朱二子之書旣徧讀之
而徐悟之矣然後案中博采所異以備一週或據所異者以爲
主談經者或驚之式類曰經義之廣大精微難盡舉也雖經巨
儒之注釋而義未盡明賴後之人拾遺校失於舊說析一可疑
卽於古經增一可信且讀前賢之注於可疑者必攷其實實
平然後其遵守前說者乃真知其是而證成之非雷

此也論語一書漢魏儒說略存於何氏集解皇邢一

時時見於他說宋儒說之不醇者朱子駁於或問而采醇者以入集注有或問及文集所駁之說而注仍錄入者廣輯之以俟論定也而後之宗漢宗宋者爲輸攻則玉石炎焚爲墨守則門戶壅蔽撰之於心皆所不安薇香兄所著尚書啟蒙易釋春秋釋文鈔中亦有經說皆不拘漢宋擇是而從論語後案之書於文字訓詁聲音名物制度事蹟考之因詳而義理之學博取其切合於事情者而去其虛懸不可靠詰之辭省朱子嘗謂學者好爲儻侗之語自欺欺人自謾謾人是書也庶幾免於此乎惟

好學深息者自得之也癸卯四月黃式穎稽生敘